

赫莱瑞恩系列：

换个角度看轮回~每一次投生都是个学习与提升的机会

<http://hi.baidu.com/innervoice>



另赫莱瑞恩系列空间：<http://hi.baidu.com/hilarion/>

不要简单的将轮回看成是一个无尽头、无休止的痛苦循环之轮,我们每一次的投生地球或其它世界,都是有目的、有远景、仔细计划过的。如果要用图像来形容,那就看成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弹簧(就如文头的插图)。

我们可能会转回类似的位置,或者要面对类似的功课,比如金钱、性、自我价值、对上天的信心、我执等等。但每一次我们都有机会学到更宽广的觉知、更有爱心的处理方式。

以下这篇文章,是我从另一部通灵系列好书赫莱瑞恩(Hilarion)的<<Childlight>>中翻译出来的。

Hilarion 系列书,是80年代初,一个多伦多生意人 M. B. Cooke, 与另一组高灵沟通后写下的。这套书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它信息的明确、清晰、逻辑完善、难以置疑和穿透力强,是我目前看到的灵性好书中少有的。

看完后获得的益处难以一一表达,我会陆续翻译一些我心动的文章,与各位道友分享,也算是对 Hilarion 导师们的感激之情。

以下这个灵魂投生的故事,是让大家看看灵界是如何计划、安排、平衡一个

灵魂在多世投生为男人后,而养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扩展来看,我们会明白,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目的和意义真是值得我们去探究和领会的。

~~~~~

灵魂 A 在过去连续多世中都是投生为男人,因此而发展出对他人的冷漠孤独的态度,情感的表达也只是在与性有关的拥抱中,逐渐失去了母性所代表的那种温暖、抚育的特征。

他曾投生为早期美国的一位拓荒者,发展出粗暴的性格,令人讨厌。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无意识的严厉管教自己的小孩,做为发泄自己的愤怒与绝望的借口(他无意识的愤怒来自于他前一世在德国的遭遇)。他的孩子记恨在心,在成人后立刻离开他,让他活在孤独无助中。于是他从酗酒中寻求慰藉,也卷入犯罪的生活,以此来支撑他酗酒的恶习。最后,他死于酒吧一次争吵中,草草埋入荒墓,很快被人遗弃。

之前有一世,他投生在法国 18 世纪大革命期间。那一世,他学会了忽视别人的痛苦和苦难,而且相信他自己冒险生命而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公正的。也正是在这一世,酒对他的诱惑就养成了,因为他参与了一次抢劫一个贵族保藏名贵酒的酒窖.....

另一世,是 18 世纪中期,他投生为一个德国农夫,生活非常艰难,受农场主的刻薄对待。他爱上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孩,这与他的身份不符。当他的主人知道了这段痴情,他被打得很惨。这次不公平遭遇带来的愤怒,正是他后世做美国人粗暴对待自己孩子时,常常无意识冒出来的。

不必再继续描述他的过去世,读者应该看得出强硬和粗暴的习性已经进入他灵魂中,同时也会理解,当他的指导灵决定给予他一个伟大的礼物~让他有机会重新恢复人性时,指导灵们的爱心。从业障的角度,这个灵魂很难有功德获得这个机会,在他几乎最近的前几世中,他对待他人都是很粗暴的。

负面的业障一直在增加,然而他的指导灵决定做出某种牺牲,让这个犯错的灵魂能有机会改正。我们在此不允许透露指导灵牺牲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向读

者们保证, 许多的指导灵都为他们负责的灵魂, 出于最纯净的爱而付出某种牺牲。

因此, 当灵魂 A 获准再次投生地球时, 他会生在一个安排的情景中, 有很大机会能转化他的个性, 重新带入许多他已经放弃的温柔。

第一步, 这个灵魂投生为一个女性, 希望体内的荷尔蒙以及母亲的本能冲动, 能给予这个灵魂温柔、关爱他人的正面体验。为了有助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 指导灵将安排这个灵魂出生于月亮在巨蟹宫, 太阳在白羊宫, 与火星相合, 象征他在过去世中积累的粗硬品质。

同时, 指导灵决定通过小孩的名字, 加入更多柔性的影响。在小孩出世前几个星期, 他们在他父母睡眠中, 重复 M 和 N 的声音。结果, 父母双方都同意, 如果生的是女孩, 叫她 Naomi, 如果是男孩, 叫 Norman。

小 Naomi 出生于 4 月初星期二早上 7 点。她的父母正是这个灵魂在做美国人时, 暴力对待的孩子, 当他们成人后, 抛弃他们的父亲, 由此他们也为父亲后来的堕落负有责任。现在, 他们照顾这个灵魂七年, 现在是他们的女儿 Naomi, 以此抵消之前抛弃他们父母的业障 (从他们前世抛弃父亲, 到父亲被刺死, 大约有七年)。然而, 他们对这个灵魂的恨意, 仍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当然, 指导灵希望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然亲和力, 可以当作桥梁, 让他们三人能触动对方的心。不过, 指导灵也很清楚, 这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指导灵还有另一个希望, 那就是 Naomi 的姐姐 Ruth。Ruth 正是灵魂 A 在过去德国那一世爱上的女孩, 那份充满激情的爱, 是这个灵魂很少体会到的。小 Naomi 在看到她姐姐的第一眼, 就很崇拜她, 正如当初在德国时的一见钟情。Ruth 在 Naomi 出生时, 大约六岁, 对 Naomi 也有类似情感。

当然, 在以后的生活中, Naomi 有许多的业障得自己清付。指导灵之间的安排, 不能是“免费午餐”, 特别是当这个灵魂已经足够成熟去清付他的业障时, 这样的安排通常不会被允许。

如大家所预料, Naomi 成为了一个假小子, 一条街上的同年龄男孩, 都被她打败了。有一次, 这些男孩合起来与她混战, 结果 Naomi 打掉一颗门牙, 三个男孩进

了医院。Naomi 掉的牙后来补上了,不过这曾经打掉的门牙,无意识的提醒了 Naomi,她身上有暴力的火种。

一年后,她从树上掉下来,把手摔断了,这痛苦与不适正好清付了她过去做美国人,在酒吧争斗中打断另一个人手臂的业障。

有极少的场合,Naomi 同意被清理和打扮,她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只不过内在都是粗硬的习性。当然,在她童年时,她根本没有兴趣去打扮为一个女孩,她的蓬头垢面和习惯性的脏脸,掩饰她生来的美丽外貌。当然,Naomi 的美貌,也是指导灵又一个苦心安排。指导灵们知道,最大可能让小孩美貌,是确保母亲怀孕时,父母禁止性行为,这会让婴儿的脸与身体,发展对称到最大程度。正是如此,他们让母亲的荷尔蒙在怀孕期间,变得不平衡,类似当母亲与小孩灵魂能量频率有冲突时出现的现象。正是这个不平衡,让她的母亲无法在怀孕期间有性行为,由此,小 Naomi 变为美人。

Naomi 长大了,如一朵鲜花开放。昔日那些叫嚷用拳头打败她的男孩,当看到她走在街上婀娜多姿时,想到的是另一种征服。但是 Naomi 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是女孩,至少现在没有,在她的下意识中,男性的记忆深深的刻在上面,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对于内在的冲突越来越清楚了。假小子的行为,邋遢的外表,打斗,早期这些行为,都试图在否认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她是个女孩。

在那个时期,在她的生命中,有一个人舒缓了她内心的挣扎,Ruth,她崇拜的姐姐,像一束温柔的光,以身示教,用温暖的爱心支持着她。从很多方面,Ruth 显示给她一个母亲的形像,而这是她一直想否认的。她真正的母亲没有克服前生在美国时带来的恨意,结果养成了将自己的不幸怪于 Naomi 的身上的习惯,也包括她和 Naomi 父亲的隔阂。

在 Naomi 七岁时,父母离婚了,这对她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残忍的冲击。她非常爱她的父亲,一方面来自于在美国那一世的父子情感(另一个原因是星座学:Naomi 的金星 与他父亲的太阳相吻合,这一模式总能保证金星座的人对太阳座的人有着持久的爱)。虽然父母离婚后,父亲不在她身边,然而在她最关键的第一个七年里,她与父亲很亲近,这份正面互动在她意识里得以稳固,从而之后的悲伤不能削弱他们的情感。

Naomi 进入青春期了, 荷尔蒙的释放促使所有的年轻女孩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 看别人, 特别是男孩。在她十四岁时, Ruth 是 20 岁了, 与一位聪明、有理想的年轻人订婚, 这个年轻人叫 Steven, 刚通过律师考试, 正准备在一个著名律师所大展鸿图。

Naomi 的妈妈成了一个酗酒者, 已无法照顾一个少女。Ruth 与 Steven 就决定, 一旦他们结婚, 就让 Naomi 搬来同住。Naomi 当然很高兴, 因为这样她可以从母亲无休止的抱怨中逃脱出来。

当然, 所有这一切, 都是指导灵们仔细计划与协调过的。早在多年前, 当指导灵意识到 Naomi 的父母无法生活在一起, 他们开始为 Steven 和 Ruth 的罗曼史做早期准备, 这样 Naomi 可以从与母亲打交道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有必要在 Ruth 的下意识中, 带入与 Steven 在过去世的记忆, 而这个记忆, 在 Ruth 刚出生时, 并没有放入她的下意识中。

读者要明白, 每个人的下意识会被植入一些, 但不是所有的前世记忆, 只有那些对今生成长有帮助的记忆会在第一年时植入, 然而指导灵无法预测所有不测事件, 因此在一生中改变下意识的内容也是常常发生的。

现在, 要植入新的信息到下意识,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在一岁之后, 向下意识注入额外的记忆, 需要那个人的个性同时发生改变, 因为很多因素, 包括前生记忆, 一起构成了一个人今生的个性。在第一年时, 这个记忆被输入下意识, 此时婴儿开始长幼牙, 而且婴儿的脑卤门还开着, 之后, 这个渠道就被关上了。为了再次输入记忆, 一个事故必须发生。

对于 Ruth, 这个事故发生在她父母刚离婚后。那年 Ruth 刚十四岁, 刚进入青春期, 荷尔蒙的不平衡以及家里的压力, 让她得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她退学了几个月, 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休息。在这段加长的睡眠时期, 她的指导灵以许多微妙的方法改变她, 主要是在她睡觉时, 将她从身体拉出, 让她重温一些关键的过去世记忆, 这些是她一岁, 并没有放入下意识的。

当 Ruth 从痛苦中恢复后, 她像变了一个人。在十七岁时, 她第一次看到 Steven, 她就喜欢上了他, 至此, 她的未来就定下了。类似的程序也发生在 Steven 的身上,

他发现他的心被这位温柔、秀气的女孩深深的打动,这是之前无法想象的心动。

在那个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时期,通过让 Naomi 见到一个快乐的婚姻,她的指导灵为她今生的成功,奠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石。这个体验,让她有理由相信,如果是合适的人来到,婚姻可以是一个快乐的体验。而且她孩提时期对姐夫 Steven 的好感,也让她有机会体验到男女之间的吸引力,而且这份吸引力不一定要有相应的物质体验。幸运的是,那时她已经足够的成熟,不会让这份虚幻的痴情,破坏她对姐姐 Ruth 的挚爱。

正如所有投生地球,愿意面对地球上变换莫测、充满未知的生活的灵魂一样,Naomi 也有得有失。在她对 Steven 的好感转变成成熟的友谊之后,她也得到一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的追求。然而,她从来没有让这份关系到达很亲密的身体接触,因为她还是保留一种本能的对异性接触的抗拒。这种情况几乎是每一个灵魂从前一世一种性别变成另一种性别时,常常会有心理抵触。

然后,她遇到 Jeff,一个高大、害羞的十九岁男孩,有着淡色头发,蓝眼睛,还有她见到过的最友善的微笑。当这一切发生时,她的指导灵曾经在她个性中埋下的所有影响,终于开始起作用了。她对快乐婚姻可能性的接受(多谢她的姐姐 Ruth 和姐夫 Steven),她名字中母性发音的影响,星座中月亮落于巨蟹宫,所有这一切,配合她的女性荷尔蒙,以及很久以前亚特兰大时期,她与 Jeff 的过去生记忆,最终,第一次,她真正恋爱了。

随后小孩的出生、生命中的爱与欢笑,她的灵魂再次学到,一颗温柔的心是难以估算的宝藏,眼泪是应该为喜悦而流下。

现在我们要让读者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完成故事的结尾。我们并无意虚构一个小说,虽然你们许多人会这样怀疑。目的在于,介绍一系列在指导一个典型的地球投生体验时,指导灵运用的技巧和考虑。

# 一个杀人犯的死后历险

未完，详见爱的溢出博客：

<http://hi.baidu.com/innervoice/blog/category/%BA%D5%C0%B3%C8%F0%B6%F7%CF%B5%C1%D0>

## (一) 走向死亡

以下这篇精彩的故事，是从赫莱瑞恩 (Hilarion) 系列书之一的<<The Master Plan>>中节译出来的。

~~~~~

读者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口头禅，“像什么就吸引什么” (Like attracts like)，这句话精确的描述了人死后，灵魂被吸引到不同的灵界 (astral locations) 这个过程的缘由所在。灵界被分为七个主要的层次，每一层又由几个小层所组成。

最上面的五层充满了爱与光，会吸引那些在地球上时帮助和照顾他人的灵魂。倒数第二层，是给那些有严重问题，或者在地球上与其它灵魂交往有困惑的灵魂停留的地方。最低的一层~就振动力而言，与地球最近~是那些在世间持续的以恶意和残暴的对待他人，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情感或者身体上粗暴对待他人的那些灵魂，死后自然会被吸引的地方。

这些在投生时养成的负面习性会将一个人的灵体 (灵体是灵魂在肉身死亡后，所驻守的一个身体) 粗糙化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这个灵体唯一感到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最低的灵界。如果这个人被强行从那黑暗的境界带出，进入那较高的五个境界，他的灵体会因为那些境界极亮的光，以及因为他自己的振动力与那些光亮境界振动力相差太大，而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处于这些较低层次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刚刚脱掉肉身的，偶尔会试图闯入那些较高层次，他们想象进入那些层次会更快乐。不过很快的，他们就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调换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了能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一过程，我们现在提议，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一个粗

暴的人,经历了充满暴力的一生,而且因为杀害了他的小舅子将被处以死刑,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遭遇。让我们假设这个人对人生的意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概念,而且相信人一死,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存活意识。他一生中最大的兴趣就是满足自己粗暴的习性,只要有人挡他的道,他就会用暴力去解决他们。

他出生的名字叫 **Gerald Stokes Bennett**,但他的同学叫他 史卓克 (Stoker~烧炉工)。他比同龄人块头大,又比同样块头的人更强壮。史卓克很早就学到,那些瘦弱的小孩很容易被他欺负,然后强迫他们做他想做的事。他这个心态一直保持,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强,到他成年时,他已经将三个人打得残废,只因为那三个人拒绝让他欺负。他喜怒无常,只要他想要的被拒绝,他就暴跳如雷,由此,他成了人人都避之不及的恶霸。在他被关在少年管制所时,他开始学会饮酒,酗酒让他的愤怒更具有破坏性。

从 19 岁开始,曾经有那么几年,他灰暗的生命中有光明进入。经由管教所的一个教官介绍,他在一个汽车修理铺找到一个学徒工作。因为从小对汽车着迷,在这个学徒工作中,他表现出很大兴趣,也展现出一些特长。他饮酒的频率开始减少。有一段时间,他努力去控制他的脾气,当然,他脾气的改变也与娜拉 (Laura) 有关,娜拉是他在滑冰场认识的一个害羞的、令人信赖的女孩。娜拉可能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她会让自己与史卓克结婚。她其实知道,他那直率、极力控制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施虐的习性,而且他粗暴的行径不仅仅只是对男人施行;虽然如此,但她发现史卓克既迷人,同时又让人讨厌,可能她相信她能够抚平史卓克内心翻滚的愤怒。当然,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她是自愿投生地球,晚于史卓克几年后出生,并最终做他的妻子,是希望她的温柔也许能平息他的怒火。

可惜这一切没有成功,在结婚后几个月,史卓克又开始大量酗酒。因为总是与另一个员工,还有修理铺老板吵架,他被解雇了。于是他开始从身体上虐待娜拉,而且多次威胁要绞死她。有一次周末,娜拉的弟弟史蒂夫 (Steve) 为了保护姐姐挺身而出,结果被 史卓克踢昏过去。因担心自己的安全,娜拉决定搬出去。她安排让弟弟用他的拉货车来帮她搬家,并告诉弟弟,一旦她丈夫离开家几个小时,她就会给他打电话。

两个星期后,史卓克去城里办事,娜拉立刻给弟弟打电话。他们正在装行李的过程

中，史卓克突然返回，因为他忘记了他要办事的一些文件。看到这一切，史卓克立刻暴跳如雷，开始用拳头打娜拉。史蒂夫再次干预，但他的个头无法与史卓克相比，史卓克将他摔倒在地，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他。惊恐中的娜拉冲进邻居的公寓去报警。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以攻击罪逮捕了史卓克，但很快罪名就改为谋杀，因为史蒂夫到达医院不久就死了。在史卓克被判死刑后，娜拉搬回她父母的房子，想尽力忘掉所有她的婚姻以及她弟弟的记忆。

十一月里一个阴沉的星期二，早上9点40分，典狱长，两个魁伟的看守，和一个当地天主教堂的神父，打开了史卓克囚房的门，押着他穿过一个狭长、充满回音的长廊，走向行刑室。在那里有一把电椅，等着夺去他的生命。史卓克已决定听天由命，但直到死仍很硬头。死，仍无法松软他叛逆、粗暴的性情。他只希望死亡的痛苦能短暂一些。

看守将他绑在椅子上，连上电线。神父站在一旁，不停的为他诵念第23圣诗。史卓克能模糊的看见，房子另一面有块大玻璃，玻璃后面有六个人的脸，估计是记者和摄像师。他是这个州近五年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媒体为他的案子已经喧闹了好几个星期。在他头顶天花板上，有一块有裂痕的、肮脏的玻璃，能看到一小块天空，一束暗淡的阳光斜射进来。

时间一点点在逼近，行刑房里一片死寂。在史卓克正面，有一个巨大的墙钟，在“滴答滴答”的向10点靠近。10点是行刑的时刻。还有20秒，史卓克紧紧的抓住椅子的扶手，咬紧牙，闭上了眼。

（二）初陷地狱

哇！史卓克觉得就像被一辆打桩机从后面狠狠的锤击，忽然间，他发现自己被弹出椅子前方二十尺外，躺在地上。他躺在那里晕眩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奇怪的是，什么伤也没有。

史卓克慢慢坐起来，背对着刚刚将他抛出来的椅子。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觉得奇怪，有什么事不对劲吗？

难道是那些绑带有问题，当电流被通上后，绑带都断了吗？

史卓克回头去看椅子,不过看守们的身体挡住了视线。
看守们显然在动那些绑带,史卓克猜想他们很快会将他拖回去,
放在那个死刑椅子上再试一次。

看守们离开之后,史卓克可以看到椅子上有个身体。
但光线太暗了,他离得又远,无法看清那个死尸的特征。
看守们抓着死尸的脚与肩膀,
将尸体从那个史卓克十五分钟前才进来的门,抬了出去。

典狱长和神父跟着看守们后面离开死刑室,大门“晃”的一声关上了。
玻璃窗后面的记者和摄影师也开始收拾东西,陆续离开。
史卓克呆呆的坐着,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站起来,走过去检查那个电椅,却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可吸引他注意。
然后他走到门前,去拉把手,当他一碰那个把手,
一种奇怪的电流感传到他的手上,他立刻就松手了。
他心里想,“一定是被通电了,或是有什么东西。”
他转向那个玻璃窗,看到有一个摄影师走回来,可能是忘了什么设备。
史卓克走到窗前,挥动他的手,想引起那个摄影师的注意,
但那个人什么也没有看到。
史卓克开始喊叫,又用拳头敲击着玻璃,那个摄影师却转身走向长廊。
史卓克开始觉得有点诡异,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不过他却不知道是什么。

行刑室里还有一个额外的位子,是一张普通的椅子靠墙放着。
史卓克走过去,坐下来,他有点昏昏欲睡,
很快的,他就进入断断续续的小睡中。

一开始,这噪音将他惊醒,
一种有规律收缩、扩张的轰鸣声——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声音。
史卓克睁开眼睛,发现房间变得更暗了,
即使天窗上的光线表明当时还是白天。壁钟的时间显示 10 点 53 分。

史卓克试着朝那个奇怪的噪音发出的方向,看清房间的布置。
奇怪的是,房中的一切,好像与那个声音配合,一起在收缩、扩张。
当声音高到顶点,房中东西的轮廓就清晰可见,
当声音消失时,东西的轮廓就变得模糊了。

事情显然不对劲,这个房间不再具有他被绑在电椅上时的形状,
似乎朝着那个噪音发出的方向被拉长了,像是从墙上打开了一条隧道或走廊。
史卓克站起来,朝向隧道走去。当他靠近时,那个噪音的频率开始加速。
频率越来越快,正当史卓克到达隧道入口时,噪音已变成持续恐怖的哭号。
此刻,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他觉得自己正被那个隧道吸进去,就好像陷入了地心引力场。
他的脚脱离了地面,开始被快速的吸入,穿过那个黑暗的通道。
隧道的两侧,许多怪诞的面孔闪过。
残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散落在隧道的地面上,
那个噪音持续变强,最后变成一种可怕、绝望、孤独的哭声,
这声音令他寒彻入骨。

突然间,声音停止了,
史卓克发现自己坐在一个悬崖上,看来这是一座山。
光线太暗了,史卓克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
自从他从行刑室被拖出来,还没有时间去害怕,
更不必说去弄清楚他从电椅上弹出来,所发生的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不过现在,他意识到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开始害怕的发抖。

“不必害怕。”从他右边发出一个声音。

“你是谁?”

“一个朋友。不用害怕,你现在依循的途径,之前有很多人已经走过了。”

“你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史卓克转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现在,他可以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人,坐在一块岩石上,远远的看着他。

“你意识到你已经死了吗?”那个人问道。

“什么?”

“你意识到看守们从死刑房里拖出去的尸体,就是你自己的尸体吗?”

“不可能,如果那是我的身体,那么这是什么?”

史卓克伸出他的左手,用右手掐起几块肉。

“仔细看看,你正在掐的肉。”

史卓克在黑暗的光线下,尽全力的想看清楚。

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皮肤极其粗糙,而且满是麻点,
就像一块粗劣的、凹凸不平的羊皮纸。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声音中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什么意思?”

“每一次你殴打别人,每一次你制造痛苦或恐惧,你的灵体就变得更粗糙。

你几乎没做过任何事去帮助或照顾别人

~这些行为可以逆转灵体粗糙化的过程~

因此,你现在的身体忠实的反映了你这一生所做的负面行为。”

“听着,”史卓克跳起来,握紧他的拳头,

“我不想坐在这儿,听一些老混蛋给我讲大道理。

所有这些灵体的事都是废话。对了,你他妈的究竟是谁?”

那个穿长袍的人转过他的脸,直直的看着史卓克。

他一转过来,眼睛射出来的光就变得越来越亮。

“坐下。”那个人命令史卓克,此时,他眼睛射出来的光变得更亮了。

史卓克无法看清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的脸。

那束光不仅刺痛他的眼睛,

他身上任何暴露在外的皮肤,只要被光扫过,都疼痛难忍。

他退到岩石后,坐了下来。

“好吧！好吧！”史卓克恳求说,“你能把那光关掉吗?”

那个穿长袍的人将他的脸转向一边,他眼中的光就变弱了。

“我的任务是让你明白几件事。”他说,

“不要以为我下到这个世界是件愉快的事。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曾经与你一样,

我知道陷入这个人类为自己制造的地狱是什么感觉。

你准备听我说话吗?”

“我伸长耳朵听着呢,老兄。”史卓克为自己无礼的回答暗自窃笑。

那个人再次转过头看着他,这次他眼睛透露的光并不强。

突然,史卓克发现他的耳朵正在变长!

他觉得自己的头和手的两侧都碰到挂在那里的巨大耳朵,

就像大象的耳朵一样垂到肩膀下方了。

“你在做什么?”史卓克哀求说,“停止吧!”

“一个小小的示范,让你看看语言的力量,或更确切的说,念头的力量。

在灵界,你的身体和你周围的环境,将会依你思想的图像快速反映。

当你说你伸长耳朵听着,我就决定依你所说,让这个图像成真。”

然后,史卓克感觉到他的耳朵缩回正常的大小了。

“在我走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个人说,

“不要试图从这个地方逃出去,除非你准备好了,
你会发现更高层次世界的光的强度,会为你带来巨大的痛苦。”

史卓克回想起这个陌生人眼睛里射出来的光,
“我怎么知道我准备好了呢?”

“当你的皮肤不再粗糙时。
祝你好运。你比许多人运气都好。
这次会面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一世,你照顾你生病的母亲很多年。
在你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些善良留存。
不过这份善良在你最近的这一世中,被掩盖了,
如果你想找,你还是可以重新找回它。
如果你能使这微弱的余火再次燃起火焰,
你就能逆转你现在正走向的下坡路。
愿那唯一源头的光与你同在。”

这个陌生人站了起来,转过身走开,然后消失了。

(三) 试图逃离

史卓克呆呆的坐了几分钟,试着去抓取刚刚谈话的重点,是和谁呢?
“一定得知道他的名字”,他心里对自己说。

立刻,一个名字「索瑞(Thorion)」进入他的脑中,
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而不是声音,然而却和声音一样清晰无误。
这名字的远距回音,仿佛回荡在他某些无法进入的记忆库中。
然而史卓克无法将那记忆带进意识里。于是,他把注意力转至周围的环境。

虽然光线仍是非常阴暗,史卓克注意到自己开始适应了,
而且能辨别出周围环境的景观。
他似乎是站在一个崎岖不平、充满石块的道路,
路的一方朝着山下,另一方通往高处。

他从一个角度向下凝视他觉得是山谷的地方，试着看清那里的样貌。
然而，阴郁的空气挡在其中，遮蔽了一切，
只有远处几点昏暗的灯光在闪烁。
史卓克不自觉的颤抖了一下，并把衬衫领口拉紧一点。
他站起来，犹豫了片刻，然后开始沿着上坡路走去。
他记得那个陌生人曾警告他，不要试着去更高的层次，
但他自己下定决心往上走，想看看自己自由移动的极限究竟有多远。

他才走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碰上一道粗糙的墙，
这道墙由松动的石头组成，一种像粘土的材料将它们简陋的砌合在一起。
这道墙将道路完全封住了，它的一边与山的侧翼相连，
而且从墙向外伸出悬空的部分，超出了道路的边缘。
史卓克看得出来，如果他试着从那边爬过去，就会悬在无尽深渊的上方。
一失足，或一松石，他就会直落那未知的黑暗中。
他更仔细的检查了那片墙，看到墙上有许多裂缝和凹洞，
这可以让他抠住，然后向上攀爬，而不必去碰那个危险的墙边。
从他站着的地方，无法看到墙的顶端有多高，
不过他估计总是会有一个顶端的，于是他决定尽全力一搏。

史卓克小心的向上爬，
在他爬向更高一层之前，他将手和脚稳稳的抠在目前这一层上。
几分钟后他停下来往下看，吓了一跳，他已经看不到自己刚刚才走过的路。
他有点气馁，并抬头向上看，不过还是看不到墙的顶端。
史卓克虽然缺乏人类的温和品质，却拥有一种粗犷耐磨的勇气，
在人间时，这勇气曾被一些熟人诠释为，只是面对失败时的愚昧坚持。
然而这勇气不只是那样而已，
史卓克现在唤起这勇气，帮助他克服自己所招致的困境。他继续往上爬。

最终，他的坚持有了回报，他的手终于摸到了墙的顶端，
他将自己撑上去，这样就可以看看墙的另一边。
放眼所及，令史卓克惊奇，他之前走过的那条石路，距离这堵墙不远处，

已扩展成一条宽阔的大道，通往一个小镇的郊区。

简单搭成的小屋和木屋散布于这区域，房屋之间有小块的草地和杂草。

几个穿着连帽长袍的人在小屋前面缓慢的走动，似乎在履行什么公务，然而其它人则漫无目标的围在一个石头围成的、忽明忽灭的火堆旁边。

最引人注意的是，空气更加清新，光线也明亮许多。

史卓克抬头往上看，有点期望看到太阳穿透云层，

但是，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无边的乌云笼罩着。

这里的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真让人搞不清楚。

史卓克向那些远处的人呼喊，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他再喊了一次，这次更大声，然而还是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居民离开火堆旁的人群，开始朝着墙边走过来。

在这新的光线下，史卓克能清楚的辨识这个人，他穿着一件连帽的长袍，就像那个在他刚到达时为他讲解的那个老人穿的一样。

他头脑中听到的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哦，对了，「索瑞」——就是这个名字。

史卓克看得更仔细了，

在遮住头部的帽子下方，那个人的眼窝微微的散发着光芒。

打从一开始，史卓克就意识到他是索瑞。

他伸出手，开始挥舞，那个人也挥手回应。

索瑞在离墙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把盖住头的帽子往后拉，

以一种逗弄的微笑注视着史卓克。

索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的眼睛闪亮，头顶微秃，两侧是灰色的头发。

史卓克很吃惊，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张严厉、皱眉的脸，准备狠狠的责骂他，因为他不顾索瑞的警告，擅自爬上山。

“你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是吗？”索瑞说。

“什么险？”

“溜进更高层次的世界。”

“对啊，我已经达到这一步了，不是吗？”

“我想这就是你的极限了。”这老人带着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回答他。

“将你的手臂伸出超过这堵墙，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史卓克犹豫了片刻，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右手臂伸过墙的顶端。

当他的手伸到一半时，他的手指开始感到灼热不舒服，

还有一种电击的感觉进入他的前臂，他立刻将手抽回来。

“我怎会知道不是你在玩什么把戏呢？”史卓克问道，

因为他想起索瑞让他耳朵变长的事情。

“我向你保证，这与我无关。”索瑞回答说。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人，与这里的振动力相符。

对他们来说，这里的氛围与他们意气相投，不会使他们感觉任何的不舒服。

当然，他们看起来有点茫然和困惑，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内在的思维层次上努力，

而不是在外在或展现的层次上解决问题。

当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达到一定层次后，他们会希望进一步的升华。”

“太好了！”，史卓克回答，“可是，我该怎么办？”

索瑞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恐怕没有选择，只有退回那个幽暗的山谷。

在那里，你会很快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才能从那里解脱。

我之前为你解释过，因为你过去曾经照料别人，你仍然带着一丁点火花。

只要你愿意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这份光明可以让你看清那个低等世界的真相。”

史卓克忽然之间感到害怕了，就像一个小孩，

知道无法逃避回到黑暗地牢的下场而感到恐惧万分。

当他再说话时，声音明显有哽咽，“你会到那里来帮助我吗？”

他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但又明白索瑞知道他的每一个念头和情绪。

“你从未与那个唯一源头的光分离过，”，索瑞回答，
“除了你的头脑自己这么认为。当你需要帮助时，呼唤我的名。”

史卓克感觉眼泪流过他的脸颊。

“你为什么会在意我？”他问道。“我是个杀人犯。”
“因为世人都曾犯错，并且亏缺了天国的荣耀，”，索瑞引用圣经的话，
“我也曾经杀过人，不然你以为我为何如此了解你心里想什么。”

史卓克遥望那一小群围着火堆、低着头的人。

然后，回头凝视他曾经走过的那条石路。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面对索瑞。“好吧，”他说：“不过我就指望你了。”
索瑞只是挥挥他的手，然后，转过身，向那火堆走回去。

史卓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费力的向下爬。这一次，没有什么不测。
史卓克将恐惧压入他脑后，然后沿着那朝下的道路，大步出发了。

（四） 结识新友

他的眼睛再次习惯这个低等世界昏暗的光线。

不久，他回到第一次遇见索瑞的地方，并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闭上眼睛，然后等待，心想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会面的地点，
其它的众生也许会出现，并给他一些引导。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虽然有些失望，但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环境，
史卓克继续下山的艰辛旅程。

他越往下走，光线就变得越来越少，不过足以让他分辨出周遭环境的地形。
最终，他走到一个开阔平坦的地方，
但那儿布满了碎石粗砾，使得行走变得更加困难。
看不到任何建筑，也杳无人烟，
史卓克对于现在应朝哪个方向走，已毫无主意了。

这是第一次，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气味。

那是一种微微的恶臭，就像腐肉的臭味从远方飘来。

他想，在逃离这个黑暗世界之前，可能不得不经经过这个恶臭发出的源头。

这时，他注意到远方的微光，于是决定朝那个方向走。

“或许那光明可以引我到某个可以给我指引的人那儿”，他这么想。

不顾那些粗糙的地形和松散的岩石，史卓克尽快的朝向那微光前进。

忽然间，他的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猫吼声，

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爪子猛然袭击他的身体。

他感到下肋骨一阵刺痛，于是伸手想去抓住那个攻击者。

但是他的手扑了个空，那只巨大的猫消失在黑暗中。

史卓克因这次的袭击被弄倒在地上，现在，他开始检查伤口。

他以为会在身体右边找到严重的伤口，但令他惊奇的是，他并没有摸到血。

他的衬衫并没有被撕裂，皮肤没有被抓破，而现在疼痛也消失了。

他感到困惑，不过还是很高兴逃过一劫，没有受伤，

史卓克站起来，继续朝向那远方的微光走去。

经过一段看似无止境的旅程，他终于抵达了微光的源头。

那只是一根持续燃烧的蜡烛，有着温和的火焰，

它被安置在一块岩石顶部平坦处，一个美丽的铜制烛台上。

他走向蜡烛，但是当他进入十呎内的距离时，就开始反胃，不得不后退。

他又试了一次，但很快就发现，他越接近蜡烛，就越觉得恶心想吐。

他再一次退离蜡烛，然后在蜡烛影响的范围外坐下来，并开始研究它。

史卓克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铜匾，被镶在那个岩石的基座上。

铜匾上刻了一些字，即使有着蜡烛提供的光，

但距离还是太远，看不清楚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

这时他觉察到另外还有个东西。

有个生命存在——是人或是动物——在烛光的对面缩成一团。

在微微的烛光映照下，他能看到一双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他。

“谁在那里？”史卓克以一种坚定的声音问道。

那双眼睛向后退去，离烛光更远，史卓克发现更难看到那眼睛了。

“我说，谁在那里？”史卓克再问一次，然后站了起来。

“无名氏，别管我。”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像说话的人已经不习惯说话了。

“不要再靠近了，否则我会把你揍扁。”

当然，史卓克还没有丢掉任何之前的好斗与打架的冲动。

这不可见的敌人威胁口气的言语，瞬间激怒了他，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向那个人冲过去，

同时还要确保自己不会靠近那持续燃烧的烛光十呎以内。

但是突然一阵穿堂风吹过，使得蜡烛在风中摇曳不定，明显的减弱了光线。

因为更暗了，史卓克无法看到他的对手，于是他停下来一会儿。

他的怒火平息了一些，当这情绪消退，蜡烛又恢复了之前稳定燃烧的状态。

“这情形经常发生。”那个人说道，

他蜷藏在—块岩石后面，这样史卓克就看不到他了。

“只要你一发怒，那根蜡烛就会停止燃烧。”

“为什么你不愿意现身呢？”史卓克问道。

“你不会想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你们常说的「畸形怪物」。”

史卓克坐了下来，丢掉他拾起的石头。

他的愤怒顿时消失，而且因为有人可以说话，他忽然高兴起来了。

“好吧，我不想看到你，也不想和你打架。”他说，

“只要你告诉我这个地方的情况。”

“你想知道什么？”

“这是地狱吗？”

一阵粗野的狂笑回答了这个问题。

“地狱?谁知道这个被遗弃的世界是什么。”那个声音说,
“我想,如果你看到我在这里见过的那些事,你可以称它为某种地狱。”
“像是什么事?”史卓克好奇起来,并将身体向前倾,试图瞥见他的同伴。
“那从黑暗中攻击你的巨大野兽、挡在前往日光原野路上的血河、
与那永远不会被杀死的士兵之间的无尽的战斗.....”那声音渐渐消逝,
“嘿!你看什么?退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

有那么一刻的沉默,“我是个施暴者。
我喜欢看着别人受苦,许多人因为我而死去。
当我离开地球人世,才发现自己的罪行已将这个身体扭曲,变得畸形怪状,
所以我只有在黑暗中隐藏自己的丑恶。”

史卓克开始回顾他自己的生话,令人惊讶的是,有些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他记得自己如何死的,以及死亡的原因。
“我也是个杀人犯,”他黯然说,“我是被电刑处死的。”

两个人都沉默了片刻。
然后史卓克问道,“那个铜匾上面写的是什?”

“我也无法靠近去看上面写的是什。”那个声音回答,
“不过,我曾遇过一位旅者,能够直直的走过去,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他读给我听过,我把它记住了。
上面说的是:「你的现实世界来自于你的内在。
这些阴影只不过是人类的思想所累积的黑暗。
当你学会将你的心和思维紧紧系在那唯一的源头上,
这蜡烛的火焰将不会带给你痛苦,你会自由的升华到那永恒的光明中。」”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史卓克问道,“听起来像是圣经之类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有趣的是.....
每当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或者觉得我无法再继续这样待下去,

我就重复对自己说这些话，然后就觉得好多了。”

“那位旅者，”史卓克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说自己叫索瑞，”那个人回答，“为什么这么问？”

“只是好奇。”史卓克说，

他试着去明白这个消息为他带来的那份相当奇怪的快感。

“你刚才说的那个日光原野在哪里？”

“远着呢，”那个人回答，“不过想要去那里是没用的。

你无法游过那条血河，尤其是，如果你在地球生命中曾经害死过别人。”

“都一样，”史卓克回答，“我还是想看看，你愿意带我去那里吗？”

“嗯，”那个声音在犹豫，“呃，我还是宁愿待在这儿。”

“但是，你为什么靠近这烛光待着呢？你又不能比我靠得更近。”

“也许我希望那个陌生人会回来——那个为我朗读铜匾的人。

也许如果我能再次与他谈话，我可以知道该做什么。”

“你说的是索瑞，我也认识他。”史卓克说，

“告诉你，他答应当我回到这里时，会来帮助我。

或许我可以让他帮助我们两人。”

“好吧，”经过片刻的犹豫，那个声音回答，“我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他们叫我史卓克，你叫什么名字？”

“塔瑞克(Tariq)。

“好吧，前面带路，塔瑞克。”史卓克说着，站起身，

“告诉我，你在这儿所发生的事。”

(五) 上帝之光

史卓克向塔瑞克藏身的岩石走过去，“不用担心你的畸形，”他说，

“在我一生中，已看过太多的丑陋。”他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平常。

“不必害怕把你的尊容显示给我看，不可能那么糟吧，是吗？”

“是很糟。”塔瑞克简洁的回应。

史卓克停在几呎外，试着看清他面前的塔瑞克。

在这个距离，蜡烛的光线不够亮，不过，他的身形轮廓还是能看得清楚。虽然那件粗陋的长袍盖住了细节，史卓克还是看到他明显的驼背，骨瘦如柴的左手无力的挂在肩膀上，而畸形的右脚严重的向内扭曲，因此，他很纳闷，塔瑞克怎么能走路。但最可怕的是头部，即使它完全被长袍的帽子盖住，史卓克还是能看到，他的头已经萎缩到只有正常头部的三分之一！

史卓克很少对别人感到怜悯或同情，但是看到这样残缺、畸形的人，他忽然间充满了悲痛。“我的主啊(My God)！”他痛苦的呼喊，“你说你的身体曾经是正常的？”我的意思是，“你曾经看起来和我一样？”

“不要叫那个名字！”塔瑞克对他大喊。“快！躺在地上，把眼睛盖住！”“什么？”“就照着做！之后我会解释的。”塔瑞克扑倒在地上，用他那只正常的右手，将帽子紧紧盖住他萎缩的头部。周围的黑暗忽然间被一道非常强而有力的光穿透，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强光，当它照在史卓克朝上的面容时，他哭喊出来。他踉跄的扑向地面，盖住他的眼睛，以免看见现在那环绕他周围的白色光柱的耀眼光芒。

“停下来！”史卓克大叫，“停止那道光！”没有任何回音，但是，在寂静中，他似乎感觉到有个问题在形成，好像有个生命在等待回答，仿佛宇宙暂时停下来，想听听他会说什么。

这时塔瑞克小声的说，“当你说那个名字[上主(God)]时，你就召唤了这道光。索瑞曾说过，除非你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除非你经得起让光充满你，否则，永远不要呼唤那个名字。这道光很快就会消失，只需静静等待。”

一会儿之后，那道光停止了，再一次，黑暗又紧紧环绕着他们。

慢慢的，史卓克不再遮住他的眼睛。

他曾被那道光刺得暂时失明，

但渐渐的，他的眼睛再次适应了这黑暗世界的微弱光线。

他环顾四周，看到那根蜡烛，持续稳定的燃烧着。

就在附近，塔瑞克坐了起来，“真有趣，”他沙哑的声音响起，

“我曾经看到其它人被那道光击中时，在痛苦中翻滚。

他们觉得，只要是被光照耀到的皮肤都像被灼烧一样。

而你，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有那么一刻失明了，”史卓克回答，

“那道光虽然令人不舒服，但并没有烧到我。”

“索瑞曾经向我解释过，如果光照耀到你时，而你又正好对别人心存善念——我是说，就像你关心他们，或者为他们感到难过——那么，光就不会烧到你。

他说练习这种感觉是离开这里的方法。”

塔瑞克停了片刻，然后继续用更低沉的声音说，

“我想你一定是为我感到难过了…”

“哦，我并不想如此，嗯，我的意思是……”

“没关系，”那沙哑的声音说，“我们动身吧。”

他们一起出发，尽力避免碰到那些突出的岩石，以及四处散落的碎石。

史卓克侧目瞥见，塔瑞克的手撑着一根多节瘤的树枝手杖，蹒跚的行走着，

他对于这个同伴的弱小体型还是很惊讶，塔瑞克好像能知道他的想法，

说道：“我以前比现在的块头大多了，就像你一样。”

“发生过什么事吗？”

“不是很清楚。我刚到这里时，脚是瘸的，头也小，但是块头比现在大。

索瑞为我解释过，人在地球上的一生中，
越是滥用身体的强壮和硕大，那么，他下一世的身体就会越弱小。
他说那变化过程从这里就开始，不过，他没有说是怎样发生的。”

史卓克想起自己过去的残暴，开始在心里嘀咕自己的身体是否也会缩小。

塔瑞克的呼吸开始变得吃力，
每走几分钟他就要停下来，咳嗽，而且双腿不规则的颤抖。
史卓克真的很惊讶，塔瑞克居然还能走。“你还可以吗？”他问道。
“可以，只是得给我一点儿时间。”紧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我想，是因为近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好，我可以了。”

他们继续默默的前行，大约十五分钟。
进程虽然缓慢，但是，史卓克很惊讶，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关心这个同伴。
在地球上时，他从未真的在意过别人的困难。
突然间，塔瑞克停下来，“那儿，”他小声的说，“你能闻到吗？”
史卓克停下来，然后用力吸了口气。
这已不再是他刚到时所闻到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气味，
他现在闻到的是一股令人愉悦的香味，它似乎可以盖过那处处散发的恶臭。
“这是什么？”他问道。

“如果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还是你自个儿看吧，到这边来。”
塔瑞克领着他，爬到一个小山顶，
蹲伏着身子，这样他可以向下看，而且不被人察觉。

（六）杀戮与血河

史卓克跟了上去，蹲在他的同伴旁边。
他聚精会神的往下看，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看的东西时，他倒抽了一口气。
一个巨大的「人样」的身体躺在坚硬的地上，
从头到脚估算起来大概有二十英尺。
他的头戴着一个以荆棘编成的王冠，朝向这两个旁观者（史卓克和塔瑞克）。

他的手向两边伸展，巨大的钉子穿透他的手和脚，将他牢牢的钉在地上。
他的脸部朝上，五官因为痛苦而扭曲在一起，但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大约六、七个人站在他的两边，手持斧头和刀剑，
在他身体的中央部位，残忍的又砍又劈。
在肉被劈开的地方，鲜血从那些凹陷的伤口大量的涌出。
奇怪的是，任凭攻击者如何愤怒的劈砍，那些伤口似乎从未变得更大，
那些血一直在流，就好像来自一个永不干涸的鲜血泉源。

史卓克不得不转移他的视线，以远离这残酷的景象。

“太可怕了！”他透过紧缩的喉咙低声说道。“这些人是谁？”

第三个声音从史卓克的背后发出，

“在地球上生活时，”他说，“他们发展出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深仇大恨。
当他们来到这里时，那份仇恨依旧存在。
因此，为他们布置了一个特殊的场景—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
这可以让他们发泄敌意，并将仇恨毒液全部倾倒出来。
希望透过这个行动，能让他们释放那些负面的冲动。”

史卓克转过头，微笑的看着索瑞，“你回来了！”他说，
“我的意思是，你来这儿了...”

“只来一会儿，”索瑞回答，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解答，而塔瑞克无法给你。还有其它问题吗？”

“你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景，你的意思是，那个巨人并不是真的？”

“这取决于你的看法，
对于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那个巨人就和其它人事物一样的真实。”

“但是，他们会造成痛苦吗？”

“对于这个情境，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明白：
在这里，唯一的痛苦，是那些人来的时候，自己带来的。
那个巨人只是一种舞台上的道具，
好让那些人看到，自己的内在隐藏着多少黑暗的东西。
那股令人愉悦的香味是为了在微细的层次上提醒他们：
耶稣——这位大师的肖像，代表了一位深爱上主的众生。
希望他们会厌倦这无尽的杀戮和流血，并寻找一些更高尚的事情来做。”

“那，这会花多长的时间呢？”
史卓克对这个情境的运作细节，变得真的很有兴趣。
索瑞站起来，俯视那模拟的屠杀情境。
“那个脚畸形的老人待在这个场景，以地球的时间来说，已超过一百年。”
索瑞说，“虽然对他而言，这时间似乎并不长。
在他左边的那个年轻人，则是几天前才来到这里。
我想你并不需要我详细报告每一个人的情况吧？”

“哦，不，”史卓克回答，“我有概念了。
不过，当他们真的厌倦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做什么？”

“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当他们显露出对这无尽杀戮的厌倦，我们有一些救助者会去帮助他们。
不过，每一个个案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灵魂只会想要休息，并退回自己的内在世界。
他们会进入一种状态，地球上的医生会称之为「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对其它灵魂来说，就像是从一个可怕的恶梦中醒来，
而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远离这个残忍的场景。
当然，他们自己的低振动力把他们困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
但是，这个觉醒足以让他们开始慢慢的走上提升的道路。”

听了索瑞的话，史卓克的内在感到一阵兴奋，
因为话中暗示了每一个受困此处的人，在某一刻，都可以使自己获得自由。

突然间，他极度的渴望索瑞能多停留一会儿，
好让他可以对于逃离的过程知道得更多。
他试着想出一些借口、一些请求，
然后他说，“嗯，塔瑞克答应我四处多看看，但他很难行走。
你能用某种方式帮帮他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让我的耳朵变长，并且施行其它的奇迹。
或许你能修复他的畸形脚。”

“我不被准许去修复那种伤残，那是他们自己在地球上的粗暴行为所造成的。
只有塔瑞克能为自己带来所需的治愈。
然而，对于他很难行走这件事，你可以做点什么。”

“我能做什么呢？”

“背他。”

背他。当然可以。多么简单，多么明显的答案。
史卓克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却从未想到。
索瑞看出他的想法，微笑道，“你还不习惯去思考如何帮助别人，”
他柔和的说，“也许你应该好好培养这个美德。”

索瑞再次消失。
他的余音绕梁，就像《艾丽丝梦游奇境》里那只柴郡猫的微笑悬挂在半空中，
让史卓克和塔瑞克在那里慢慢的回味。
“好吧，”史卓克说，
“看来你可以搭个便车了。来，你能爬到我的背上吗？”
几次摇晃的尝试之后，塔瑞克爬到史卓克的背上，
他健全的那只手臂环绕着史卓克的脖子。
“不要太紧，”史卓克抱怨说。

塔瑞克放松了手臂，“如果你还想去看看日光原野，”他说，

“在转角处朝右走，半个钟头我们就可以到那儿。”

史卓克开始轻快的迈步，他惊奇的发现自己忽然变得更强壮。

他们说得很少，只有几次对话，是塔瑞克简要的指示方向。

有几次他们遇到一些人，虽然都是站着，但似乎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

“睡眠者，”塔瑞克说道，但没有更深入的解释。

另一次，他们不得不绕过一个沼泽地，那里有一个年轻人仰躺着，

他的脸上有一种极度吃惊的表情。“自杀者，”塔瑞克说，

“似乎许多自杀者有这种下场，尤其是那些没想过死后还活着的人。”

有一次，他们遇到一群黑暗的、像人猿的生物，大约都是四呎高，

在一些大圆石后面穿梭，企图躲过那些路过者。

史卓克停下来，凝视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他问道。

“索瑞告诉我，他们曾经是人类，

但是，在前世的地球生活中，他们的所作所为较不像人类，而像是动物。

到这里后，只有四呎高，看起来就像猩猩与人杂交的产物。”

史卓克几次试着接近他们，但只是让那些生物迅速的躲入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重新踏上旅程。

还有一次，他们遇到两个人，一个追着另一个跑，

追赶者挥舞着一把大刀，大声咒骂着那个逃跑的人。

“他永远也追不上。”塔瑞克低声的说，

“每一次他们跑过那根蜡烛时，两个人都会忽然停下来，而且很快的睡着。”

史卓克惊奇的发出咕哝声。

终于，他们抵达了一个地方，

史卓克可以从那里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块宽广的、白色的光亮地带。

“就是这里了吗？”他问道。

“是的，日光原野，不过那条血河使我们无法去到那里。”

“这条血河是如何形成的？”

在塔瑞克回答之前，索瑞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传过来。

“它象征所有曾洒在地球上的人和动物的血

—无论是透过战争、谋杀、或是动物屠宰场。

你们俩都曾为这条血河增添过鲜血。”

（七）最后一次机会

史卓克忽然觉得肩膀上极度的沉重，除了塔瑞克的体重之外，

—仿佛还有他个人对这个被遗忘世界所造成的一切痛苦与悲伤。

“与地球上那些真正的刽子手相比，你所造成的伤害就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其中一个刽子手就被困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我建议你，去探索日光原野之前，先去看看他。

你会对这有兴趣的。跟在我后面，尽可能保持安静。”

索瑞领着他们向左走，因此他们大约是沿着与血河平行的方向前进。

他们在昏暗中走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时，索瑞举起手，示意他们停下。

塔瑞克从史卓克的背上爬下来。

“在那里，”索瑞低声的说，“你们能看到那个被大圆石压着半个身体的人吗？”

他们两位都点点头。

“自从耶稣那个时代起，他就躺在那里了，”索瑞继续说。

“他必须对数千个婴儿和小孩的痛苦死亡负责。

他的罪行是如此的凶残，因此死后就被决定压在这个圆石下面，

直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结束为止。

然后，他必须被那一体灵性之光(the One Light)再次吸收和净化。”

史卓克满脑疑问。“如果他只能继续躺在这里，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呢？”

“情况有了变化，”索瑞回答，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痛苦，为这个凶狠的灵魂争取了再次投生地球的机会，希望这样的机会，能激起他的渴望去弥补、清偿自己的业力，并且尽力赶上那些更开悟的兄弟们。现在仔细看！”

当他们默默的站着观看，史卓克看见一束淡淡的、微微的光，在距离那个受困者的头部大约两英尺远的地面上方，渐渐成形。那束光的亮度在增强，范围也在扩大，然后开始结晶成为一个人形。史卓克和塔瑞克出于本能的遮住眼睛。

“不必如此，”索瑞发出一个清晰的念头，

“我会为你们调整光线，这样它就不会使你们感到痛苦。”

一分钟后，那束光完全成形了。

史卓克可以看出，那是一位美丽的女性，穿着一件闪耀的白色长袍，站立在岩石地上。

她向下注视着这个受困的灵魂，脸上闪耀着最深挚的爱。

索瑞再一次透过思维对他们说：“那是他的天使。”

“天使！”史卓克兴奋得难以克制，几乎喊出声来。

忽然间，他觉得好像有人用了一把钳子紧紧的挟住他的情绪。

“冷静，”索瑞的思维讯息传了过来，

“我们不应该干扰天使执行她的任务。”

史卓克也决定用思维与索瑞沟通：“发生什么事了？”

答案迅速回传，“天使正向他解释，他将会再一次被赐予投生地球的机会。

他会被带离这个地方，投生在一个非洲国家，变成一个新生的小宝宝。

他会是一个女婴，出生在战争与饥饿之中。

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会受苦，除非他提出证据显示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在五岁时，将会死于腿部伤口引起的坏疽病。

虽然他这一生可能是很短暂的，但他的天使希望，
这会是一个改变的开端，而这改变最终能让他脱离这个地方。
尽管这会很困难，但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如果他失败，那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史卓克思索着这个解释，然后又在心里问道，
“你是说，所有那些出生在贫困国家的灵魂，
都曾经犯过与这个灵魂类似的可怕罪行吗？”

“当然不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是很高等的灵魂，
但是，为了服务别人，他们自愿出生在那样不幸的环境中。
比如说，这个可怜女婴的母亲，就是一位已经达到完美的灵魂，
在那个层次，她并不需要再轮回转世。
然而，她的心被困境中的人们一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一位一所触动，
她知道，如果与她接触，他们获得救赎的机会将会大幅增加。
因此，永远不要只是基于外在的现象，或是生活的情境，而去批评任何人。”

史卓克还有别的疑问，
“刚刚你提到，他必须提出他想要改变的证据，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努力在这个灵魂的深处找到神性之火的余烬，想要把它煽成火焰。
目前，他完全没有光。
然而上主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每一个人的灵魂，
而这个人可能在连他的天使也看不到的某个内在密室里，
隐藏了某种救赎的品质。”

“但他真的应该得到这个机会吗？
难道他还不够罪大恶极，使得他的余生都被压在这个巨石下面吗？”

“如果不是两千年前的那个特赦，这就是他的定命了。
之前我为你说明过，这个灵魂犯下的杀人罪所累积的庞大业力，

因为一个伟大的灵魂(耶稣)的牺牲，有一部分被清偿了。
这个牺牲，为他以及其它像他一样的罪人，清除了足够的黑暗，
让他们拥有这最后一次投生的机会。”

“你如何决定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这个决定不是来自我们，也不是其它众生可以决定的。
这个决定过程是完全自动的。
如果他不能从目前的低级层次中提升自己的振动力，
也就是，只适合在这个黑暗世界，那么他在死后，自然会再被拖回这里。
然而，假设他做出某些改变。
假设他对别人——他的母亲，或者兄弟姐妹——发展某种形式的爱。
或者他的生命被某个援助人员的慈悲和关爱所深深感动。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决定模仿那个爱的典范，
不顾自己的病痛或饥饿，努力去帮助别人。
许多事情都是可能的。”

“你是说，这样的杀人魔王也有可能真的成为某种圣人吗？”

“如果你知道你们的圣人在过去世也曾犯过可怕的罪行，你会非常惊讶。”
史卓克可以感觉到索瑞说这些话时脸上的微笑。

“你看，”索瑞接着说，“人类的灵性或灵魂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这是因为每个灵魂都同时拥有黑暗与光明的种子，
同时，又拥有不受限的自由，可以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做选择。
这些充满潜能的核心，要么会让灵魂修成正果，要么转变成为其它的东西。
人类的指导灵们希望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去助长光明的种子，
并且将黑暗的种子转化为正面的东西。
不幸的是，许多人的选择却是相反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灵魂会变成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
索瑞停顿了片刻，在继续说明之前，转身看着他们，仍然用思维来传达。

“我要你们两个都记得：
没有一个庙宇会肮脏到无法清理、
没有一个生命会悲惨到无法反映出纯净的神性光辉、
没有一颗心会黑暗到无法用纯真和无私的爱去祝福他人。
这些转变只需要成功的意愿，和一些努力。”

“你在前一世时，难道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有些人曾经过着堕落与邪恶的生活，但接触到某些宗教概念时，
一夕之间，就转变为虔诚的信仰者。
「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the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movement)」
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运动有着特殊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转变。
他们称这种转变为「救赎」或是「重生」。”

史卓克在世的时候，从来不会多留时间给任何一种宗教，
“我认为那些传播福音者都是骗子—只是为了名或利而已。”

(八) 双层公车

“有些人确实是属于这一类的。
不过，我所指的主要是这个运动背后的力量，
它远远超越那些传教士个人的力量。
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使用的这个力量，
其中有许多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天赋或个人的魅力感动了群众。”

“那么你认为这些传播福音者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些传教士是在完成自己的天命，那是他们投生地球前已选择要做的事。
无论他们个人的动机或行为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
许多黑暗的灵魂—和被压在巨石下的那个家伙情况不同—
仅仅因为与这个运动接触，他们的振动力就忽然提升了。
他们也许会从那些传教士身上得到一些错误的概念，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内心里有什么，而不是他们头脑里有什么。”

在这一世结束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看到更宽广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打开他们的心，去感受上主的爱。
也不要因为这个福音运动偏重于他们称为耶稣的那个指路人，
而认为这个运动有瑕疵。
耶稣在他的生命中，确实将那唯一源头的「纯净之光」作为他的精神支柱，
不过最重要的层面在于，他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的救主。
这种能被个别的关爱和拯救的观念，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可以去打开那些紧闭的心。
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福音运动的发展本来就是为了提供救赎的希望，
给那些也许无法被其它任何方法所改变的数百万灵魂
(救赎是透过「爱与服务」去提升个人的振动力)。”

索瑞再次回头看着那个场面。
现在天使伸出双手，放在那颗压住刽子手的巨石上，
慢慢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那颗巨石开始向上移动。
很快的这个受惩罚的灵魂完全脱离了那颗巨石，他一直躺在那里十几世纪了。
然后他慢慢的移动他的双腿，惊讶的望着站在他面前闪闪发光的天使。
天使伸手去握住他的手，两个人渐渐的越走越远，
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远方。
那颗巨石慢慢的漂回碎石地面，看起来它似乎只比一颗气球重一点。

史卓克转身，发现索瑞已经消失了，
“嗯，”他喃喃自语，“有一天，我得学会如何移动那颗石头...”

索瑞的解答瞬间回应给他，“时候会到的。
首先，你必须挣得离开这里的资格，然后再通过几个阶段。
那时，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移动事物。
一旦你掌握它的诀窍，那就非常简单了。”

史卓克和塔瑞克静静的站了一会儿，试着去理解索瑞提供的解答，
然后史卓克说，“现在你还想带我去那个日光原野吗？”

“当然，”塔瑞克说，“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史卓克只是咕哝了几声勉强回应，然后跪下来好让塔瑞克爬到他背上。
两个人朝着他们认为是日光原野的方向前进，
走了几英里，史卓克才承认迷路了。

“当我们绕路去看那个压在巨石下的家伙，我就迷糊了。”史卓克解释说。
“你能看得出该朝哪里走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能从这里，看到远方有点儿亮光。
看起来一闪一闪的，可能是火，你想去看一看吗？”

史卓克咕哝了几句，转过身，朝着有亮光的方向出发。
“你觉得有多远啊？”

“大约有一英里吧！或者少一点。你累了吗？”

“不累。事实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壮了。”
忽然间，他脑海里浮现索瑞微笑的面貌，
而且他意识到，自己新增加的力量，与他「背着塔瑞克」这件事有关。
不过，他把这个感觉放在心里。

时间过得很快，不久他们开始爬一个缓坡，
从那里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大火发出的亮光，虽然当时还看不见火。
“最好让我下来，”塔瑞克小声的说，
“谁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你也许该小心点..是不是，谁知道呢？”
很快的，塔瑞克从史卓克身上爬下来。
两个人趴在坡路上，慢慢的朝山顶爬过去。

山坡下的影像着实的让他们大吃一惊。

令人愉悦的篝火正熊熊的燃烧着，
几个穿着连帽长袍的围观者站在那儿，偶尔向火里添些柴枝。
令人惊讶的是，离篝火 30 英尺处，有一辆白色的双层公车停在那里，
看起来就像行驶在英国伦敦街头上那种迷人的公车。
不同的是，这辆公车的内部非常明亮。
首先，这辆公车只有一个入口，位置靠近车头。
那里与四周的环境一样黑暗。
然而，车的底层从车头到车尾变得越来越明亮，
在车尾有一个盘旋向上的铁梯通往公车的顶层。
顶层则是从车尾到车头越来越明亮，亮得连史卓克都无法直视车子的前窗。
显然，当一个乘客从车门进入，走到车尾，
再从楼梯爬上来，走到顶层的前面，他将会承受越来越明亮的光。
史卓克记得，他与塔瑞克第一次碰面时看见的那根蜡烛，
他觉得这辆公车里逐渐变强的光，可能与那根蜡烛有着相同的原理，
就像一个仪表，可以测定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少光。

“确实如此。”索瑞的解答迅速回应了史卓克的问题。

“索瑞，你在哪儿？”史卓克环顾四周，
他以为这位指导灵就站在他背后，但是却没看见。
转身向前，他注意到一个为篝火添加柴枝的人正看着他，
脸上有着熟悉且滑稽的微笑。

“是你吗？”现在史卓克已习惯于和索瑞用念头沟通。

索瑞将帽子往后拉，朝向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招手示意他们过去。
他的念头迅速传过来，“这篝火不会伤害你们的。”

他们两人沿着那个缓坡走下来，朝向篝火走去。
令史卓克讶异的是，他正在靠近的这辆公车，简直就是地球上公车的翻版，
只不过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既没有道路让它行驶，也没有加油站可为它加油。
再一次，索瑞回答了史卓克没有说出来的惊讶。

“这也没什么好讶异的，我们经常展现这种双层公车，每当我们需要安置那些「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好离开这个被遗忘世界」的灵魂。当然，这个公车的形像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只适用于那些能认出这公车所象征的意义的灵魂。”

“那，这辆公车象征什么意义呢？”
史卓克仍然目瞪口呆的望着这辆与这里并不相称的公车。

“许多曾经住在英格兰或其它已开发国家的人们，他们会把这种公车 and 文明社会的进步与舒适联想在一起。他们会倾向于信任这样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透过「思维的力量」将这辆公车展现出来。”

“你说这些灵魂已经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你的意思是说这辆公车真的会动？我的意思是，公车真的会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吗？”

“没问题。
当我通知那些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公车已经到了，你们就在旁边观看。”

（九） 开始登车

索瑞聚精会神的站在原位。
过了一会儿，营火旁的两个围观者走向公交车。
第一个人进入公交车前面的那一扇门，当他要走更进去之前，犹豫了片刻。
另一个人则留在公交车外面，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51]
然后，第一个人慢慢的往里面走，一步一步的，向公交车底层的后面走去。
走到半途时，他举起一只手遮住脸部，以回避从公交车顶层涌下来的光。
当他几乎就要走到那个旋转楼梯时，却突然间止步，
他举起双手盖住头部，然后跪了下来。
这时，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第一个企图上公交车的整个过程中，索瑞一直是站在史卓克的旁边，现在却忽然消失了，同时又出现在公交车里，就站在那个跪着的人面前。
史卓克能看到索瑞弯下身，挽起那个人的手臂，轻柔的将他扶起来。

然后，两个人一起从公交车里消失，立刻又出现在营火旁。
一秒钟后，索瑞再次从营火旁消失，回到史卓克旁边。

仿佛是在回答史卓克未说出口的惊奇，索瑞说，
“我想，这个忽隐忽现的游戏令你感到有点困惑了。
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只不过你太习惯于把身体当作是你的全部。
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认为如果身体消失了，意识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与事实完全相反。
其实，一旦意识从身体的重重限制中解脱出来，
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进步。”

史卓克仍然对他所看到的有些茫然。
“但我不明白你所说的身体是指什么。我似乎有两个身体。
我的意思是，我还有一个身体躺在那个电椅上…”

“你的肉体。”索瑞插话说。
“好吧，那是我的肉体。那这个身体呢？”
“它有很多名字。我建议你叫它星光体。”
“好吧，那我最终也会离开这层身体，是吗？”
“当然！但是在那之前，你还有许多路要走，可能还要投生地球好几次。
当你准备好，放弃你对任何一种身体的认同，
我会教你如何像我刚刚所做的那样瞬间移动。” [52]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人忽然间止步，而且跪了下来？”
“在那逐渐增强的光明中，他走得太进去了。
他自己的基本振动力与射向公交车后面的光的强度差异太大，造成了他的痛苦。
他的身体所有外露的部分都遭受到剧烈的灼热感。”

“那是不是说，如果他把身体全部盖起来，皮肤不外露，
他就可以走到公交车的顶层呢？”
“不见得。或者说，这并非长久之计。
振动的氛围，不是只有可见光一种形式。
它有许多成分不是衣服可以阻挡的，
而它们最终会驱使那个人回到适合他的阴暗层次里。”

“那么说，这个人没希望啰？”

“当然有希望。

他渴望搭上公交车这个事实，就显示了他渴望从自我禁锢的监狱中解脱出来。

我们会向他解释，达到更快乐层次的唯一途径，是透过「**服务他人**」，

这也是提升一个人振动力的最快方式。

我们会提供一个服务的机会给他，如果他去做，很快就会获得解脱。”

第二个人一直留在公交车外面，观看索瑞救助他的同伴。

现在，他上车了，他先把头帽拉下来，几乎盖住整个脸。

他的手被他所穿的满是灰尘的黑色长袍袖子紧紧裹住。

“现在，注意看他，”索瑞透过念头对史卓克说。

“这个人确实达到一定的理解层次，

可以让他一直走到那个螺旋梯，也许可以登上车子的第二层。

然而，他并没有透过「服务他人」去开展提升「心」的层次，

因此，当他到达某一个点时，他会感到诡异的迷失。” [53]

“什么点？会发生在哪里？”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老实说，我们也不确定，必须等待这次试验的结果。”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索瑞咯咯的笑了。

“显然你对我们的力量有了夸大的想法。

只因为我知道如何运用思维的力量，让我可以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别想象我能读懂人类心中那错综复杂的一切。

只有那唯一的源头，能明白任何一个众生的真实层面。”

第二个人轻快的走向公交车的后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不舒适的迹象。

现在，他犹豫了，好像是在考虑要不要登上第二层。

他小心翼翼的从长袍中伸出左手，让它暴露在光中。

过了一会儿，他伸出右手。

然后紧紧的握住扶手，开始向上爬楼梯。

走到一半时，他突然停住，用空出来的手按在胸口上，好像呼吸有困难。

“他窒息了吗？”史卓克问道。

“没有。他只是已经到了我先前所说的那个点。

这次旅程，他不得不待在公交车的底层了。”

透过公交车的窗户，他们看到那个人蹒跚的退下楼梯，
瘫坐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座位上。

索瑞转身看着史卓克和塔瑞克。

“好了”，他说，“你们想加入这次远游吗？”

“我？”史卓克回答，两个人都很惊讶，但对这个建议又很高兴。

“可是，那个光会不会像烧第一个人那样烧我呢？”

“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没有痛苦的穿过那扇门。

史卓克，你应该可以忍受公交车底层中途位置微暗的光芒。

塔瑞克，你可能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要舒服些。你们来不来？”

史卓克与塔瑞克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都点头同意。

“太好了，非常好。

现在，如果你们想体验从一个地方消失，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就拉着我的手。”

塔瑞克退开，没有去拉住索瑞已伸出的手，

但是，史卓克在片刻的犹豫后，伸出手紧握着索瑞的左手。

“塔瑞克宁可走到公交车那里，”索瑞微笑着说。

“史卓克，深呼吸，尽量清除头脑中所有的念头。

因为这是第一次体验，也许你应该闭上眼睛，比较不会迷失方向。”

史卓克尽最大的可能听从索瑞的指令，

紧紧的闭上双眼，等待着某种摇晃或撞击。

忽然间，他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一个坚硬的长椅上，还握着索瑞的手。

“好了，我们到了。”索瑞说。

史卓克睁开眼睛。他确实在公交车上了！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远方那营火在跳跃和飞舞。

索瑞对着他微笑。

“现在我是向导了，”他加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当索瑞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时，塔瑞克也爬上了车，

并且遮着眼睛，以免车里的光线太刺眼。

“坐在第一个座位上，”索瑞轻柔的对这个畸形的人说，
然后点头示意他附近的一个座椅。

史卓克心想，我终于可以好好看看我一直背着的那个可怜的残废了。

塔瑞克显然是察觉到他的想法了，转过身，把头帽拉下来。

当史卓克看到这位同伴的脸时，不由的倒吸一口气。

他皱缩的脸被扭曲得无法识别，严重的歪曲成一个滑稽的人脸。

波涛般的情感在史卓克心中汹涌而起，混杂着怜悯和悲哀，

那是他在地球的最近这一世从未感受过的。

这份情感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当它的高峰过去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要问索瑞，

为什么他对这个曾经折磨并杀害了那么多人的凶手，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感。[55]

(十) 思维的力量

“你至少能够猜出部分的答案，”索瑞的回答以念头迅速的传过来。

“你们两人以前就认识，事实上，已经很多世了。

你们曾经是父子、兄弟、同伴——而塔瑞克总是以你为榜样。

你教过他很多东西：如何打猎、如何爱、如何成功……还有如何杀戮。

他上一世杀了许多人，就是以你为榜样，努力模仿你。

当一个人蓄意杀害另一人时，一种灵魂记忆里强有力的感觉从黑暗中升起，

是你，让他开始接触这种感觉的。”

收到这些初步的解答，令史卓克侷促不安。

“还有更多答案吗？”史卓克问道。

“是的。当你拥有肉体时，你能够压抑「同情或爱」所有类似的感觉。

稠密的人体是可以被用来抗拒这些情感的，你也擅长这样做。

然而，你目前所穿戴的这个星光体对情感是非常灵敏的。

事实上，在地球生活期间，当你醒著时，星光体与肉体是精确重叠的，

星光体一直都是情感的载具。”

“答案的最后一部分就更複杂了，”索瑞接著说。

“当你看到另一个人在受苦，或是很可怜，
这情境会从灵魂的记忆里勾起你的回忆—你也受过同样的苦。
你过去所受的苦越多，这些回忆就越容易浮出表面。
事实上，这就是所有人类能够拥有同情心的原因。

「同情」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感同身受(suffer with)。
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苦过，你就不可能被别人的痛苦所感动。”

显然，索瑞认为他的解说已经让史卓克感到满意。
他转过头去检查目前仪表板上的各种把手和控制桿。
“嗯，” 他若有所思大声说，“不知道这些零件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以为这辆公车是你创造的，” 史卓克说，“你不是应当知道怎么开吗？”

“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索瑞回答。
“是我的思维能量创造了这辆公车，
但我并不需要钜细靡遗去了解，
车子的每一个托架、轮盘、及轴承，或甚至如何驾驶它。
你知道…我要怎样才能说得更清楚些呢？…
因为人类已经用物质界的材料製造出无数的公车，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思维在设计 and 营运上，
这在宇宙的萤幕(或者我们称之为：宇宙记录库)上铭刻了一种版本。

每当有人希望在星光界再创造这样的公车时，
宇宙记录库中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版本，
那么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观想一辆公车的概略图像，
同时，将这思维能量投射到公车需要显现的地方。
接著发生的是，宇宙在记录库里快速的扫描，找到最符合这思维图像的东西，
然后让这个记录的複製品，以星光界的物质迅速凝聚成形。”

“你的意思是，它就出现了… 我的意思是，就这样？噢！然后就在这儿了？”

“如果你所说的「噗」是指它立刻冒出来，那答案是否定的。创造者必须维持专注的能量，而那个东西会自己慢慢成形。起初像薄膜一般透明，但逐渐的，它变得越来越实体，直到...”

索瑞用他空出的手拍了一下仪表板。

“你瞧！现在，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吗？”

“但我们在地球上不是这样製造公车的，”史卓克反驳说，“我们必须用某些材料，比如金属、塑胶、玻璃，去製造车体的每一部分。”

“当然。但那是物质界。

我指的是如何在「星光界」创造。

至於乙太界，又另当别论了。

那反应的时间会更快速。

只要你想到什么东西，那么，砰！它立即显现。[57]

有些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

事实上，在物质界也有类似的方法，可以用思维能量展现许多东西。

虽然与星光界相比，速度慢得多，但一样可靠。”

“还有一个例子，”索瑞继续说。

“有人终其一生都紧紧的控制著自己的情感，既不表达爱，也不表达恨，他总是担心如果让这些情感表现出来的话，自己会失去控制。

因此，他就累积了大量被压抑、无处可发洩的情感。

必然的，他会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肾脏病，

原因就在于，肾脏系统和这个人对情感压抑的过程之间有密切的关係。

肾脏让体内的东西排出体外，尤其是血液中的毒素，这液体与情感最有关联。

只要有人阻碍自己情感的自然表达超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就会反应在他的肾脏系统，某种肾脏疾病终究会显现出来。

无论压抑的是什么样的情绪，这种疾病都会发生。

那情绪也许是愤怒，也许是对配偶酗酒的反感，

也可能是一些正面的天分，比如音乐才能，或是灵视能力。

当然，有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那些压抑的情感抒发出来。

另一个方法是，停止产生那些被压抑的情感，这样就没有必要去纾解它了。

这会有帮助的，比如，不再批评配偶的某些习惯。
只要停止那批评的欲望；当然，说比做容易多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老人的前列腺。
当一个人让自己在思想上执著于性，却没机会或能力透过自然的高潮释放它，
基于这个腺体的功能，自然会导向前列腺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模式持续几年，前列腺会被累积未释放的思想能量削弱，
而这可能成为细菌感染或癌症的攻击目标。”

“最后一个例子与许多人息息相关，那就是大家对老化的恐惧，加速了衰老。
目前你已经了解思维有很强大的能量。
头脑中保持的自我形象有极大的能力影响一个人的外表。
不幸的是，许多抗老产品的製造商，
在广告他们的产品时，都是透过让消费者害怕变老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想著一个害怕衰老、憔悴的自我图像，
肉体最终不得不顺应头脑持续想著的这个图像，而变得衰老。”

“但这些例子与製造这辆公车没有关系啊！”史卓克反驳说。

“是的，但那种创造在物质界是很困难的。
当然，它仍然是可行的，目前有些投生地球的众生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大多数人需要星光界或乙太界特定的有利条件，
才能创造这些物体。”

“我想，”索瑞接著说，“我们应该准备上路。
后座的旅客已经开始注意到延迟了。”

索瑞没有碰方向盘，或任何控制桿，
只是单纯的将他的注意力投在一个思维图像上：
公车从地面上的升起，然後开始向血河方向飞驶。
这辆公车立刻服从这个图像化的指令，开始飞行。

(十一) 第二层星光界

史卓克盯著窗外变黑暗的景象，使劲去看穿那吞食一切的无尽黑夜。
篝火逐渐消失在身后的远方。
到处似乎都随机散佈著闪烁的光点，
史卓克的头脑对于这些光点的性质和目的发出了问号。

“基本上都一样，” 索瑞的回答传过来。
“我们维持许多篝火是为了那些准备好开始从这自设地狱中解脱的灵魂。
每当有人来到火堆前，我们就会同时出现，并且尽所能的提供帮助和解答。
当然，决定权在他们自己，
我们顶多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内心对于更美好世界的渴望是很自然的，
更美好的世界确实存在，而他们自己的内在握有如何到达那些世界的秘诀。”

史卓克现在全神贯注於面前的景物。
他依稀可以看到远方的水平线上宽广的光带。
那光带在史卓克看来挺熟悉的，
索瑞立即以思维向他证实，那光明来自日光原野。

公车迅速的奔驰，过一会儿，史卓克就看见了血河，
它明显的标示出分界，过了血河，看起来就是更光亮的地带。

“这光来自哪里？” 史卓克大声的问。

“日光原野并不是由你们在地球上所说的日光照亮的。
反之，它接收到的是负责组成和维持那个境界的指导灵持续送出的光明。
然而，这来自指导灵的赠礼，可能会被这个世界居住者的思想和情绪影响。
因此，当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一直是黑暗和负面的，
指导灵传送的光明就难以穿透，而被筛减了。
你之前所处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令人窒息的影响的极端情况。”

“这血河不会阻止我们到达彼岸吗？”

史卓克记起那烛光是如何阻挡他靠近去读牌匾上的字，
心想在这血河的附近，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不用担心！只要你待在公车里，就能避免这类振动力的影响。”

很快的，公车穿越波涛汹涌的血河，然后在一片原野上滑翔，
而这原野与之前那阴暗世界的区别，只是有更多光线照耀而已。
照明度确实更好，但那冷酷无情的光芒将大地的轮廓投射成尖锐急剧的浮雕，
就像永不歇息的日光照射下的月球表面，坑坑洞洞、凹凸不平。
一撮撮穿长袍的人散布在那坚硬多石的地面上，忙著史卓克只能猜测的任务。

意识到史卓克的好奇，索瑞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黑暗大地，被认为是星光界里最低的层次。
缺乏光线并非它的自然特徵，而是居住那里的灵魂的黑暗思想聚集而成的。
反之，我们正飞越的这个原野上的居住者，
对于不同层次的架构和目的有更高的理解。
你也许会问，既然这些人确实理解了，为什么不能提升到更愉悦的境界呢？
答案在于我之前提过的：心和头脑的双重功能。

你还记得最初的两位乘客中的第二位吗？

他无法爬上车子后面的楼梯，不得不坐在公车底层较昏暗的座位。
阻止他向上的，并非他的头脑缺乏理解，而是因为他紧闭的心。
有许多世，他抑制所有正面情绪的成长，像是同情、爱、等等，
只与负面的情绪为伍，比如仇恨、藐视、和自私。
在我们下方这个世界的众生，
也以较小的程度拒绝了自己爱心和同情心的一面，
只让负面的情绪表露出来。
除非他们让自己的心跟上头脑的理解，否则他们只能待在这里。”

“先前我提过，这辆公车上的照明，

准确的复制了存在於七层星光界的各种光和振动力。

对于评定那些希望搭这公车旅行的灵魂，这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在公车上并没有标记界限，

但大致来说，你可以假设那最低的星光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对应的是公车底层前五排的位置。

比如说，塔瑞克若是比现在的位置更前进几步，就会很痛苦。

反之，你可以坐在公车第一和第二层的边界上。

这微小的进步来自于你对塔瑞克的友善。

如果你需要证据，只需要检查一下你手臂上的皮肤。”

史卓克低头看他的手腕，惊奇的发现手上的皮肤看起来很正常。

他回想起当他刚进入那黑暗世界时，他的皮肤看起来多么粗糙，就像羊皮纸。

索瑞接著说，“基本上，这辆公车的底层，代表星光界最低的两界。

公车的顶层对应的是其它五界。”

“为什么面积大小不同呢？”

我的意思是，公车上下两层基本上是相同的面积，

但是，一个相当于两界，而另一个对应了五界。”

“我们在低的两界所接到的乘客比其它五界的多很多，” 索瑞回答。

“此外，在五个较高等层次的灵魂有其它方法可以在星界间移动，

以及许多帮助他们运用这工具的老师。

他们并不需要像公车这样粗燥的交通工具。

然而，当高等境界的众生想要去低层的那两个世界时，

他们也可以利用公车这样的工具。

当然，他们坐在公车的顶层。

公车会保护他们不被黑暗境界的粗糙气氛影响，

就好像它保护你不被高等境界的光刺痛一样。”

“对了，” 索瑞继续说，

“当你刚抵达那个世界，然后决定沿著山路朝上走时，

那道挡著你的墙，就是两个低层世界之间的界线，就功能而言，血河也是同样的作用。”

史卓克转过头向窗外看去，注意到公车下面的原野仍是荒凉且不吸引人的。然而，光线的强度有些微增加，还有隐隐约约的黄光，此时，史卓克的脑中又打了一个问号。

索瑞以念头回应，

“我们已经到达第二界的较高层次，正在靠近一个主要的边界，但你无法只是经由跨越一条界线，或者攀越一道墙来通过它。虽然解释起来有些困难，不过这七层星光界的性质是：每一层构成一个独立的三维空间，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天然的连结。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分立的宇宙。然而，为了诱导那些困在最低层次的众生，去寻求比黑暗和荒凉更好的境界，我们建造了一些「思想桥」，可通往第二层。若不是因为你那时的振动力很低，你应该可以爬过那道墙，到达第二层。你们那条山路就是这种思想桥。血河是另一种连结，因为它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处流动。有时那些愿意面对自己杀戮行为后果的人，拥有足够的勇气游过血河，进入日光原野。你可以想像，要游过自己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的人血激流，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制力。”

“然而，”索瑞继续说，“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桥可以通往其它五个世界。若想要在那些世界之间移动，必须借助思想之翼。只需要专心想著你要去的目的地，宇宙会依照你的指令，立即将你送到那里。你的身体会从你所处的地方消失，然后再次出现在你所观想的世界。这个过程，就像我在公车和篝火之间迅速显现一样。”

史卓克有些困惑，“你的意思是你将肉体留下来？就像我将我的肉体留在电椅上一样吗？”

“不。当你还在肉体里时，你也在你的星光体内。
星光体与肉体占用同一个空间。
当你的肉体在电椅上死亡，
这两层身体分离，而你的意识继续留在星光体内。
但是，当我在两个星光界之间移动时，只有我的意识在移动。
要知道，现在你所看到的这层身体，只是我穿上的一件披风，
这样我才可以与低境界的灵魂交流，而不会吓著他们。
我并不需要身体，但他们需要看到一个身体。”

“每当你换到另一个星光界时，你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身体？
而且，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吗？”

“一旦你放下「没有身体意谓死亡」的恐惧，方法就很简单了。
对人类灵魂而言，这个恐惧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如果你能了解：
身体～无论是肉体、星光体，或其它体～只不过是一件衣服，
可以随意穿上、脱下，而不会影响内在的意识，
那么，你就可以很快的学会以思想的光束旅行。
然而，只要这恐惧还存在，
头脑就不会让身体～你的例子是星光体～消失。
因此，我们才建立了之前提到的思想桥。
甚至那些害怕失去身体的灵魂，都能运用这些桥到达第二层星光界。”

现在，第二和第三层星光界之间光明的边界越来越靠近了。
史卓克能看见，这边界是一个「光帘」的形状，
黄色和橙色的光闪耀著，从地面一直向上伸展至无垠的天空。
它是光流的瀑布，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光墙，令人屏息与震撼。
史卓克的脑海又冒出一个问题：“我们要穿过它吗？”

(十二) 爱的秘诀

“当然，”索瑞回应。

“但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在这辆公车里，所以你不用从你的星光体中脱离。这辆公车会自动调整它外在的振动力，而乘客不会察觉到有任何的变化。”

“此外，”索瑞接著说，

“在低境界时，你已经有好几次从自己的星光体暂时脱离。

其中一次是当你拉著我的手，进入这辆公车时。

如果当时你的眼睛是睁开的，你会很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突然转变了。”

“其实，”指导灵说，“周围环境的转变，完全是程度上的问题。

比如说，地球上的人类已经逐渐习惯于速度越来越快的旅行

～一开始是骑马，接著是乘车，然后是搭飞机，再来是坐太空梭。

移动到另一个领域，被认知为只是周围环境的持续转变，

而且人类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持续加速的变化。

现在想像一颗植物或树，

如果把它从土里拔出来，让它在地面上轻快的移动，那它会怎麼想。

这颗植物从萌芽开始，就持续根植于一个定点。

它周围的环境在它整个生命历程中几乎没有改变。

这颗植物或树对于移动所体验到的迷失感会是很强烈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和真实的移动相比较。

就你的情况而言，在星光界中，瞬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只是超越太空旅行的下一个阶段。

周围环境已是瞬间改变，而不是逐渐改变了。”

公车朝向光帘飞过去。

通过巨大光焰时，史卓克紧紧的抓住前座背后的把手，瞠目结舌的望著光帘。

这光明只持续了几秒钟，突然又消失了。

但这里的环境多么不同啊！

在微蓝的天空下，令人愉悦的青青草坡向四面八方延伸，

某种不可见的光源照亮著这一切。

靠近地形和缓的乡村入口处，几乎没有大树和灌木，

但在远方，史卓克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常青树，
那里的地面逐渐升高，变成白雪覆顶的山麓，
不过因为距离太遥远，中间的景色几乎看不清。
史卓克尽力想把山脉看得更清楚些，但只能看到雪白山峰的轮廓。

索瑞注意到史卓克对景色的喜爱。

“是的，在这儿也有山。”他迅速的回应。

“它们不是只出现在物质界的地球上。

由于它们的象征价值，几乎所有较低的境界，包括所有的星光界，都会有山。”

“象征价值？”

“当然。它们的存在就是持续在提醒：还有更高的境界可以达到。

看看这山峰的形状，尖顶朝上，就像是去天堂的路标～一个指路的箭头。

仔细想想白雪覆盖的山顶那闪亮的白光

～代表了所有立志向上者求道目的的纯净。

再注意那向上攀升的山坡～较低处是绿草与树木的丛生地，

往上则逐渐失去植物的踪迹，甚至连树木和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也消失了。

这代表在决定迈向求道之路以前，

必须抛弃所有外在的包袱，以及对低层次事物的执著…”

索瑞的讯息渐渐消散。

史卓克对这个启示惊讶不已。

在地球上时，除了山的寒冷和险恶～严峻、狂风呼啸、光秃秃的峭壁，

他从未对山脉有任何其它的想法，也很庆幸自己从未去攀爬。

“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山的态度，”索瑞的讯息回应。

“一般人并不希望被提醒：地球只是一个伟大朝圣之旅的中途站，

一个临时的绿洲，让疲惫的旅者可以看到上主温柔的面容，

并重新坚定自己的决心。

许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世俗的东西～财产、享乐、权力，

以至于需要灾难性的改变来粉碎那保护他们幻觉的围墙。”

史卓克决定把话题转回轻松一点的主题。

“所以这是第三层星光界？”

“是的。”

“那么，这里的人在做什麼？

我的意思是，在这一层次的人，是否有某些特质，或是？”

“一般来说，” 索瑞回答，

“住在这儿的人曾经在地球上度过「诚实」的一生，
也就是说他们遵从律法、尊重他人、信守承诺、善尽义务等等。
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心。
在许多情况下，周围的人很爱他们，但他们还没学到爱的秘诀。”

“什么秘诀？ 我以为只要适合的人出现了，爱自然会发生。”

“这就是目前地球文明的一大错觉，” 索瑞回答。

“真相是：你可以爱任何你「想要」爱的人，甚至你现在视为仇敌的人。
你需要做的就是，练习让你爱的冲动臣服于你的意愿。
有一天，你会达到一个状态，你的心会充满对所有造化的爱。
那时，你无法再感受到仇恨、怨恨、或恐惧。”

“怎么可能去爱敌人？”

“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并不难。

只要观想那个人的脸，然后想像你的心与那张脸有一座粉红色的光桥连接，
然后重複说「我爱你」，直到你感觉自己的心敞开了。
你会体验到一种真实的感受，这并不是幻觉。
如果每天练习一次，持续两星期，就可化敌为友。

好处是：那个人的潜意识会知道你正努力改善双方的关系，他也会开始以更友善的眼光看待你。”

公车正低空飞越翠绿的山丘，接近一个看似乡镇的地方。
一些小巧、素雅朴实的房子聚居在一口井附近，并座落在井然有序的花圃中。
一座乡村教堂耸立在高地上，它唯一的尖顶俯瞰著周围的地区。

“教堂？”史卓克很讶异在这里竟然看到地球上的宗教标记。

“为什么这里不该有呢？”索瑞的讯息回应。

“人们来到这里时，他们的想法与活著时并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人是教堂的常客，而且宗教信仰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
对于在某个进化阶段的灵魂而言，
相信上主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或建筑物里，是有帮助的。”

“你是否要接著说：「但是，后来他们会意识到所有这些只是胡扯」，是吗？”

索瑞开怀大笑，“当然不是！
教堂履行著一个令人尊敬的功能，它提醒人们：上主确实存在。
后来，人类会单纯的了悟到：永恒上主的真正殿堂是自己的心。
你看，人们常利用教堂来迴避自己的黑暗面。
他们很高兴将上主框架在有形的教堂或庙宇里，
而且发现把造访祂的时间限定在安息日有多么省事。
这样一来，他们的罪恶就不会经常暴露在神性之光下。”

史卓克对指导灵的话感到非常有趣，因此一时忘了塔瑞克的存在。
他很好奇那个跛子是否会听到他们的对话。

“不会，”索瑞迅速回应。

“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我们在讨论的话题，因此我把他从这讯息的交流中隔开。”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塔瑞克没有听到我说的那部分吗?”

“没有。我可以将他的思维隔开，这样他听不到你的，也听不到我的。”
索瑞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你与我一直在谈话，还可以将他的思维隔开，同时你又让这辆公车…唔，在飞?”

“当你学会怎么做时，你会了解这是多么容易。
我同时也一直在与塔瑞克和其他乘客进行思维上的交流。
就像你，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拥有我全部的注意力。”

“在地球上，我们会称这样为吹嘘。”

索瑞再一次开怀大笑。“请原谅我，”他迅速回应。
“我只是给你一个更完整的说明，一个对真相的单纯描述。
在地球上，吹嘘总是别有用心—希望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吓唬他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绝不是我的意图。
其实，在高等境界，虚伪的谦虚～反向的吹嘘～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虚伪的谦虚比吹嘘更能使我执壮大，因为它假装自谦，
但其实在说，看看我有多谦卑—即便我有那么多的好品质。
许多自以为是求道者的人，常会落入这个陷阱。”

公车现在抵达小镇的近郊。
它像一颗热气球，轻轻的降落在地面上。
史卓克感受到公车四轮著地。
从车窗看出去，有一对年轻夫妻站在一个简陋的屋檐下：
男的看起来三十出头，女的像个小女孩。
男的穿著一件农作服，与美国中西部农夫穿的相似。

那女孩穿著粉红和灰色相间的轻便服。
两人都是金髮碧眼，而且笑咪咪的。
他们手牵著手。

公车完全停妥后，索瑞拉开车门，这对夫妻上了车，
“楼上有很多座位，” 索瑞大声的说。

“谢谢！”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

对史卓克来说，听到真正的声音好像有些奇怪。
当他正准备发问，索瑞就测知他的疑惑，并立即回应。
“只是礼貌上打个招呼。
以说话开场白，好让他们可选择是否转换成思维交流。
有些人喜欢较少侵入感的声音交流，尤其是在开始探索未知世界时。”

“未知世界？”

“就像你，他们也希望造访更高的境界。他们相信接触是有益的。”

“什么样的高等境界？”

“第五层星光界。

那是努力完成「爱的课程」的人所属的地方。
在那个层次的人，已精通了控制爱的冲动的技巧，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去爱所有的造化。
然而，他们还没学会如何运用那个能力直接创造。”

“我已经昏头了。直接创造？”

“宇宙中，只有一个创造的力量，那就是爱的力量。

当我用「爱」这个字，我并不是指地球上那投射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爱。
我指的是，被深锁在每一个人心中那个巨大的力量，
那是造物主所赐的天火。
正是这个力量，创造了宇宙；
正是这个力量，凝聚了物质微粒；
也是这个能量，把浩瀚的虚空置之化外。”